



CISS 海外信息专报

(2024 年 4 月 25-29 日)

1、“监管评论”：应加强对军用人工智能的监管

4 月 25 日，“监管评论”（The Regulatory Review）网站刊登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马克·克兰伯格（Mark Klamberg）的评论文章《监管战时人工智能》。文章认为，当前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运用愈发广泛。各国不仅大量试验致命性自主武器，即无需人工干预便可“选择和打击目标”的武器，还积极将人工智能应用于军事指挥和控制系统，如使用人工智能进行弹道解算、指挥通信等。这一方面有助于军队提高信息传输与作战效率，另一方面也带来更高的平民伤亡与决策偏差风险。文章建议，应加强对军用人工智能监管，将国际人道法中的区分原则、相称性原则、预防原则应用于军用人工智能监管，即区分平民和战斗员、权衡对平民造成的伤害、在攻击之前采取措施以减轻不利影响。另外，还应采取加强“人在回路”、完善人工智能武器交战规则、审查人工智能武器编程代码、对人工智能武器进行军备控制、引入全新国际法等措施。

<https://www.theregreview.org/2024/04/25/hill-regulating-wartime-artificial-intelligence/>

编译：高隆绪

2、《外交政策》：大型科技公司正试图阻止有关其社会危害的争论

4月4日，《外交政策》网站刊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的文章《大型科技公司正试图阻止有关其社会危害的争论》。他认为，美国大型科技公司的“数字贸易”战略旨在先发制人地限制政府对数字产业的规范政策，以牺牲公共利益来谋求企业利润。大型科技公司对社会影响日益加深，社会正在围绕数字时代所需的新规则进行激烈的辩论，但是大型科技公司的游说者一直试图绕过这一民主进程，在辩论得出结论之前就利用贸易协定来抵制政府干预。特朗普时代，大型科技公司就曾说服美国政府在世贸组织提出四项数字条款，通过曲解贸易非歧视原则来限制政府对数字行业的监管。而拜登政府正式撤回美国对这四条款的支持，大型科技公司现在正积极尝试扭转拜登政府这一决定。这些游说者一大关键策略就是利用数字贸易问题的复杂性，试图将辩论焦点从大

型科技公司的不当行为转移到外交政策上，声称拜登政府不支持数字监管限制条款的态度会损害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增强中国数字实力。作者认为，大型科技公司这些说辞是荒谬的，应继续围绕限制数字危害、促进数字经济市场的竞争等话题进行辩论，推动美国数字经济的发展。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4/04/04/big-tech-digital-trade-regulation/#cookie_message_anchor

编译：赵英慧

3、沃森国际和公共事务研究所：新兴科技对美国军工复合体的改变

4月17日，沃森国际和公共事务研究所在其网站刊登圣何塞州立大学人类学系系主任罗伯托·J·冈萨雷斯（Roberto González）的文章《大型科技公司和硅谷正在改变军工复合体》。文章提出，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在过去十年里已经逐渐从首都华盛顿地带转移到硅谷。尽管五角大楼的8860亿美元预算大部分用于传统武器系统，但新的政治经济形态正在崛起，这一形态由大型科技公司、风险资本和私募股权公司的需求推动。为了应用AI系统和安全的云计算服务，美国国防部官员已经向微软、亚马逊、谷歌和甲骨文等公司颁发

了数十亿美元的大合同。同时，五角大楼也增加了对小型国防技术初创企业的资金支持，这些初创企业试图“颠覆”现有市场。五角大楼的这种需求推动了对 AI 驱动的军事技术和云计算服务的需求增加。从卫星、无人机、监控摄像头、智能手机、社交媒体帖子、电子邮件等来源收集的大量数字数据的易获取性，加上科技领袖、风险资本家和商业记者等多年来对 AI 的炒作，这在激发军事领导者的兴趣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们开始将硅谷的最新创新视为不可或缺的战斗工具。

<https://home.watson.brown.edu/sites/default/files/Research/Research%20Briefs/2024/Silicon%20Valley%20MIC.pdf>

编译：陆逸沛

4、北约评论：是否应当禁止将人工智能应用于核武器系统

4 月 12 日，北约评论刊登了奥克兰大学助理教授斯特凡·普瓦尔（Steffan Puwal）的文章《是否应当禁止将人工智能应用于核武器系统》。文章对呼吁禁止将人工智能应用于核武器系统的要求表示担忧，认为这忽略了人工智能在提升核威慑力方面的战略价值，并非美国及其北约盟友的最佳策略。文章回顾了冷战时期的军备竞赛，探讨了美国如何通过

增强导弹系统的精确度，以较低成本有效削弱苏联的威慑力。考虑到人工智能具有提升目标识别精度的潜力，将其嵌入到核武器指挥与控制系统中，可能减少对新增核弹头的需求，从而减轻军备竞赛的经济压力。文章认为，科幻作品对人工智能的描述不一定与现实情况相符。对于人工智能在军事应用的伦理担忧，应当建立在对该技术潜力的客观事实和科学认知基础之上，不可忽视人工智能在增强威慑力中的作用。文章提出以下建议：首先，美国及其北约盟友应考虑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提高防御和威慑效率，并可能将其作为与中俄进行军控谈判的筹码。其次，在制定人工智能治理法案的过程中，专家、学者及企业应寻求技术风险与战略价值之间的平衡。

<https://www.nato.int/docu/review/articles/2024/04/12/should-artificial-intelligence-be-banned-from-nuclear-weapons-systems/index.html>

编译：陈芳芳

5、《报业辛迪加》：美欧需要制定新战略应对全球 AI 资源竞争

4月24日，《报业辛迪加》网站刊登卢塞恩大学伦理学

教授兼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人工智能（AI）中心客座教授彼得·基希施莱格（Peter G. Kirchschräger）的文章《AI 需要联合国的监督》。文章主张联合国应迅速设立一个国际数据系统机构（IDA），以促进 AI 的安全、可靠和和平使用，并确保这些系统尊重人权。文章强调，由于 AI 的潜在灾难性后果，国际社会需要建立防护措施，确保这种新兴技术服务于全人类共同利益，特别是全球范围内的人权得到维护。为此，各国政府应推动制定促进数据系统的规章政策，保护无权者免受有权者压迫，并在这些系统的整个生命周期内实现尊重和保护人权。联合国的国际数据系统机构将类似于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因其具有实际执行权，被视为监管数据系统的理想模型。IAEA 的成功表明，当地球的未来岌岌可危时，人类有能力采取谨慎措施，避免盲目追求技术进步。文章最后提出，联合国应当利用国际共识，通过成立 IDA 来采取实际行动，确保数据系统在全球范围内保护人权，通过建立多边机构和国际条约来审查 AI 伦理问题并对其发展和使用进行规制。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ai-needs-un-oversight-watchdog-agency-by-peter-g-kirchschrager-2024-04?barrier=accesspaylog>

编译：周正

6、国际电信联盟：如何将人工智能治理从原则转变为实践

4月19日，国际电信联盟官网刊登了国际电联秘书长波格丹·马丁（Bogdan Martin）的文章《将人工智能治理从原则转变为实践》。文章认为，当前人工智能治理主要面临治理实践欠缺的问题。一是严重缺乏可执行的方法来防止构建不安全的人工智能系统。二是急需研究出如何以有效和包容的协调方式管理各国训练不同的人工智能。三是建立有效机构，以承担减轻无数人工智能风险的任务，包括道德、物理、军事、经济甚至认知崩溃等风险。对此，文章建议用技术标准推动 AI 治理实践。一是技术标准可以防护人工智能越过数字红线、包括未经许可自我复制、入侵关键基础设施系统、建议恐怖分子部署生物武器、披露机密信息或诽谤他人等。二是可以为发展中国家在人工智能的不同发展阶段创造公平的人工智能竞争环境，为这些国家提供能力建设支持和政策援助。此外，文章还认为当前存在的 AI 知识产权问题亟待解决。例如希望使用尽可能多数据（包括从互联网上抓取的受版权保护的材料）的人工智能开发人员与希望保护自身知识产权并从中获利的创作者之间的紧张关系。

<https://www.itu.int/hub/2024/04/moving-ai-governance-from-principles-to-practice/>

编译：曾星月

7、大西洋理事会：欧盟人工智能法案对美国公司和政策制定者的影响

4月22日，美国大西洋理事会网站刊登非常驻资深研究员穆罕默德·埃尔巴赫希尔（Mohamed Elbashir）的文章《欧盟人工智能法案对美国公司和政策制定者的影响》，文章提到，欧盟《人工智能法案》作为全球首个全面人工智能（AI）法规框架，采取基于风险的AI治理策略，严格禁止对社会和人类有害的AI实践，并对某些系统进行高风险分类，同时鼓励负责任的创新。其影响力预计将超出欧盟边界，为全球AI治理树立新标准。文章认为，科技公司需优先履行透明度义务，以确保可靠性和合规性。该法案禁止有害于弱势群体的高风险AI实践和歧视性社会评分系统，并将关键基础设施、教育、职业培训和公共管理等领域的AI系统定为高风险，要求严格评估和监管。然而，法案对于国家安全AI应用的豁免可能导致政府使用AI技术时缺乏与私有公司同等的监督和问责，从而引起担忧。加拿大、日本和美国等国正密

切关注欧盟 AI 法案，以此指导本国的 AI 政策和监管。美国公司，尤其是在欧盟市场运营的公司，需遵循欧盟规定，可能需要调整其 AI 开发策略。尽管合规可能会在短期内增加成本和减缓创新，但法案的长远目标是通过负责任的 AI 监管，建立公众信任，推动 AI 的长期发展和广泛应用。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geotech-cues/eu-ai-act-sets-the-stage-for-global-ai-governance-implications-for-us-companies-and-policymakers/>

编译：刘嘉滨

8、《外交政策》：哥伦比亚大学的抗议揭示了什么

4月26日，《外交政策》网站刊登该刊专栏作家、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生院的教授霍华德·弗伦奇(Howard W. French)文章《哥伦比亚大学的抗议揭示了什么》。文章认为，本次哥伦比亚大学抗议活动并不反映学生文化或美国高等教育危机，恰恰反映了以美国外交政策为中心的政治危机。作者认为，与官方说辞不同，此次抗议并非出于“反犹”目标，其源于学生对以在巴勒斯坦地区采取暴力行径的不满；而美国对以色列进攻的默许支持，向以色列提供大量武器则进一步加剧此类不满。作者认为，当前巴以问题需远超一般

政治参与模式的“紧迫感”，大学校园内的抗议则有助于推动美国外交政策的转变，为其他美国公民和平合法地影响政策制定提供经验。作者提出，以色列国家最大的威胁并不是哈马斯，而是犹太复国主义与践踏巴勒斯坦民众生命和未来之间的模糊界限。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4/04/26/columbia-university-protests-us-student-demonstrators-israel-palestine-gaza/>

编译：张成昊

9、《国家利益》：军事援助乌克兰令俄罗斯军队遭受损失

4月26日，美国《国家利益》网站发布国防记者斯塔夫罗斯·阿特拉马佐格鲁（Stavros Atlamazoglou）的评论文章《向乌克兰提供更多军事援助令俄罗斯军队遭受损失》。文章认为，美国国会终于通过一项重要法案，向乌克兰拨款61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并向以色列及台湾地区提供援助。对乌克兰的支持不仅出于道德方面，且对美国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也至关重要。在战略方面，援助乌克兰有助于削弱主要对手俄罗斯的军事能力，美国无需直接参战，从而减少美国潜在伤亡。在地缘政治方面，援乌将严重削弱俄罗斯军队能力。在经济效益方面，援乌资金大部分最终都将回流至美国并间

接刺激美国国防工业。总之，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至关重要。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buzz/russias-military-will-suffer-thanks-more-military-aid-ukraine-210768>

编译：周富琪

10、《国家利益》：韩国及其盟友应对朝鲜军事行动的策略

4月25日，《国家利益》刊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战略研究名誉教授休·怀特（Hugh White）的评论文章《面对朝鲜的军事行动，韩国及其盟友需要更复杂的战略考量》。文章认为，最近朝鲜言论升级宣布韩国为其“主要敌人”，这可能并不意味着迫在眉睫的军事威胁。然而在朝鲜近年来军事行动日益深化的背景下，韩国及其盟友需更复杂的战略考量。韩国总统尹锡悦公开谈论核选择，其或将在未来几年内建造自身核武器。这将对朝鲜半岛域外国家产生以下影响：第一，对世界各地的防扩散造成重大打击；第二，加剧日本对美国扩大核威慑可信度的怀疑，并增大其拥核压力，从而引发对美日同盟未来的质疑；第三，对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整个战略态势产生巨大影响。文章认为，朝鲜行为将该问题暴露，加剧了美国在东亚和西太平洋的整个战略地位所依赖的两个关键联盟的脆弱性。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korea-watch/stronger-alliance-or>

-nuclear-weapons-north-korea%E2%80%99s-military-might-means-tough

编译：常家碧

11、布鲁金斯学会：美及其盟国攫取俄外汇储备援乌的阻碍

4月25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刊登该机构研究员山姆·布克(Sam Boocker)、亚历山大·康纳(Alexander Conner)和大卫·韦塞尔(David Wessel)的文章《美国及其盟国攫取俄罗斯外汇储备援乌的阻碍》。文章称,美国及其盟国的一些官员希望攫取俄罗斯外汇储备援乌,以减轻本国纳税人的负担,让俄寡头为侵略买单。近期美国总统拜登签署立法,立法授权总统在美境内扣押俄罗斯外汇储备。但关于总统是否有权在和平时期扣押外汇,美学者及官员仍存争议。另外,欧盟委员会表明无法进行彻底的扣押外汇,提出夺取俄外汇储备利息、使用俄外汇储备作为抵押品为乌发行债务两个替代方案。攫取俄外汇储备援乌存在两方面障碍:一是国际法的障碍,扣押外汇从无先例,违反了外汇储备的主权豁免权保护;二是全球金融系统的风险,除了俄或将进行的报复性资产扣押,各国担心其以美元或欧元计价资产的安全,可能会将其外汇储备从美国和盟国的司法管辖区转移到其他货

币。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why-do-the-u-s-and-its-allies-want-to-seize-russian-reserves-to-aid-ukraine/>

编译：林景怡

12、《外交事务》：阿拉伯国家寻求如何平衡与伊以关系

4月26日,《外交政策》网站刊登隆德大学富布赖特·舒曼访问学者达莉亚·达萨·凯(Dalia Dassa Kaye)和查塔姆研究所中东和北非项目主任萨南·瓦基尔(Sanam Vakil)的评论文章《中东是否正形成反伊朗联盟——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合作限度》。作者提出,所谓“逊尼派联盟”的阿拉伯国家集团在处理与伊朗和以色列关系时采取平衡策略,进而保护自身经济及安全,最重要的是避免更广泛的地区冲突。在这一轮伊朗与以色列对抗中,阿拉伯国家在击退伊朗袭击方面作用有限,前者目的是出于维持与美国关系,而非与以色列更紧密结盟。几个月以来,海湾阿拉伯国家以及埃及和约旦鼓励华盛顿帮助管理中东安全动态,遏制伊朗破坏性活动;同时通过密切与后者接触以缓解风险。将来,以色列削弱伊朗代理人能力的努力将在地区受到欢迎;但对伊朗的任何直接攻击都将遭到反对,这将破坏该地区的脆弱稳定,或导致

伊朗在海湾地区发动反击。从长远看，中东国家必须建立定期对话平台，并向伊朗和以色列开放。而更现实的近期战略将优先支持阿拉伯国家调解和预防伊朗和以色列间未来冲突的能力。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middle-east/anti-iran-alliance-emerging-middle-east>

编译：李达镐

13、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美国兑现对非洲基础设施承诺的难度

4月23日，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刊登研究员凯蒂·奥特（Katie Auth）的文章《直面现实：美国如何兑现对非洲基础设施的承诺》，文章认为投资非洲基础设施一直是美国备受瞩目的长期外交政策，但美方目前面临巨大的压力。拜登政府将全球基础设施投资与国内关键优先事项联系起来，如增强美国经济实力、减少对中国和俄罗斯的依赖，以及在清洁能源等领域创造就业机会；同时将其视为支持脆弱国家反对独裁，构建新型伙伴关系的方式。但非洲伙伴对此呈怀疑态度，一方面美国高调的言辞与其实际行动并不相符，同时美国对外援助总额中用于非洲经济发展的部分，仍远远

落后于卫生和人道主义援助资金；另一方面美国海外商业和外交活动的网络极其复杂，合作伙伴难以清楚了解目前正在交付的项目。对此，美方应清晰其倡议的目的和价值，避免使用“对抗中国”的言辞暗示；同时应该关注早期项目的开发。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24/04/23/getting-real-how-uni-
ted-states-can-deliver-on-its-commitment-to-african-infrastructu-
re-pub-92226](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24/04/23/getting-real-how-uni-
ted-states-can-deliver-on-its-commitment-to-african-infrastructu-
re-pub-92226)

编译：张叶蕾

14、《外交政策》：全球治理哪里出了问题

4月28日，《外交政策》网站发布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的评论文章《全球治理哪里出了问题以及如何解决》。文章认为，全球治理从未真正定下基调，近来更是举步维艰。自由和不受约束的市场不会带来效率和社会福祉，气候危机、阿片类药物危机、金融危机等都是由市场引发并加剧的危机，而市场未能充分应对。因此，近几十年基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经济架构，以及由此发展起来的规则体系须重新思考。作者认为，在国际环境中，权力更加集中，民主力量更加薄弱。美

国是构建基于规则的体系的核心，既负责设计规则，也负责执行，但当这些规则不利于自身时，美国选择无视它们。美国和发达国家利用其权力优势地位拒绝遵守规则，损害了众多全球南方国家的利益，将失去在一些需要全球合作的重要问题上的支持。文章强调，美国应当努力制定一套能反映共同利益、更加公平的基本规则，这符合美国的利益，这将为美国在中美新冷战中赢得民心。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4/04/28/global-governance-wto-how-to-fix-it/>

编译：侯乐轩

15、《外交事务》：澳大利亚航天局再次向太空发起冲击

4月24日，联合国裁军研究所（UNIDIR）空间安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项目研究员程维（Ching Wei Sooi）在《外交事务》网站发表文章《澳大利亚不断发展壮大的航天局再次向星空发起冲击》。文章认为，尽管太空对澳大利亚经济、环境 and 安全等方面具有重要影响，但澳大利亚公众对全球和国内太空活动缺乏了解。太空领域在商业和战略上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是任何一个政府部门都无法单独应对的，因此澳大利亚政府正采取协调一致的国家战略，加强太空领域开发，

包括与国际伙伴合作、制定太空政策、培养技术人才等。未来仍需付出更多努力，将太空安全保障和可持续性纳入国家优先事项，并考虑其对公民日常生活的影响。澳大利亚的地理位置为其在太空领域的发展带来机遇，同时也面临太空利用和探索的道德和可持续性挑战。

<https://www.internationalaffairs.org.au/australianoutlook/australias-growing-space-agency-amid-a-renewed-push-to-the-stars/>

编译：叶丽娜·叶尔兰

16、《政客》：特朗普再次当选将会如何撕裂欧洲

4月24日，《政客》网站发布其首席欧盟记者芭芭拉·莫恩斯（Barbara Moens）等人的文章《特朗普再次当选会如何撕裂欧洲》。作者认为，前总统特朗普的回归将加深美国外交政策转变。特朗普重返白宫的可能性正迫使欧洲领导人思考应对举措。特朗普的重新当选不仅将是二战后跨大西洋关系面临的重大考验，也可能对欧洲团结构成重大威胁，加剧欧洲各国分歧。虽然欧洲挺过了特朗普的第一任总统任期，但种种迹象表明，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能源危机将使这一次情况更加复杂。这将要求欧洲，尤其是欧盟制定共同应对措施，若不能达成一致，欧盟可能分崩离析。当前，特朗

普对北约的态度尚不明朗，美国撤出军事力量将产生外溢影响。这主要体现在核威慑方面，大多数欧洲国家都依赖美国的保护伞。欧盟外交政策专家冯·翁达尔扎（von Ondarza）认为，如果美国的核威慑力量消失，法国和英国的系统构不成可靠的核威慑，意味着欧洲可能要重新安排安全框架。此外，特朗普毫不掩饰在贸易等方面推行“美国优先”议程，其以往对气候保护的态度也给欧洲造成很大压力。许多欧洲外交官强调，在特朗普第二任期，欧洲的命运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保持团结。尽管欧盟在危机中团结一致已成为欧盟政治的陈词滥调，但事实是，即使在最好时期，欧洲领导人也很难团结。从贸易到能源，再到对中东或中国的外交政策，欧盟内部已存在众所周知的分歧。对欧洲而言，此次特朗普能否当选比英国脱欧带来的压力更大。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donald-trump-second-term-presidency-united-states-tear-europe-eu-apart/>

编译：杨奕萌

17、 东亚论坛：经济战略将决定印度国家地位

4月22日，东亚论坛刊登论坛编辑组撰写的文章《印度的大国野心关键在于经济的正确发展》。文章通过回顾和总

结关于印度的往期文章，对印度大国野心进行分析。文章预测，在近期印度大选中，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及印度人民党（BJP）将连选连任，开启第三个任期。当前印度 GDP 在全球排名第五，是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此外，印度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且年轻人口占比庞大。然而，其国家前景并不明朗。印度经济规模只有中国五分之一，追赶中国经济的速度较慢。文章认为印度的经济战略必须重新定位。一方面，印度重视高端服务业，而忽略其极具优势的人口红利，缺乏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另一方面，政府的保护主义政策限制商品自由流动。印度应参与更多更大规模的多边贸易协定，深化与外国经贸合作。文章认为无论选举结果如何，印度在全球事务的影响力都将持续上升，但是能否取得大国地位将取决于经济战略是否得到正确调整。

<https://www.heritage.org/markets-and-finance/commentary/the-more-government-borrows-the-more-we-pay-today-mortgages-credit>

编译：王昕怡

18、《报业辛加迪》：人工智能需要联合国监督

4月24日，《报业辛迪加》网站刊登卢塞恩大学教授兼

社会伦理研究所所长彼得·G·基希施莱格（Peter G. Kirchschräger）撰写的文章《人工智能需要联合国监督》。文章对人工智能的现状和未来进行了分析。首先，近年来，许多科学家和技术领袖都对人工智能敲响了警钟。考虑到不受控制的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国际社会应建立国际性防护机制，以确保这种新兴技术服务于各国共同利益。其次，各国政府应制定法规，促进以数据为基础的系统，通过确保人权在这些系统的整个产品周期中得到尊重。再次，联合国必须尽快建立全球人工智能监督机构，即国际数据系统机构（IDA），促进国际社会安全、可靠、可持续与和平地使用 AI 技术，确保其尊重人权，并促进该领域的国际合作。最后，文章总结称，鉴于国际社会已经深刻认识到在数据驱动的系统保障人权的重要性，联合国应当通过建立国际开发协会，将这一全球共识切实转化为实际行动。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ai-needs-un-oversight-watchdog-agency-by-peter-g-kirchschrager-2024-04>

编译：叶如静

19、CSIS：美国应当给予越南市场经济地位

4月22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ISS）发表

评论文章《美国是时候让越南脱离非市场经济地位了》。文章认为，当前越南已与美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也是其在东南亚最重要的伙伴之一，却仍被美国归为非市场经济体。文章认为，虽然越南十分希望美国能给予其市场经济体地位，但基于以下两点原因，这个愿望将难以实现。其一，诸如蜂蜜、虾养殖、钢铁制造等多家美国农业与制造业企业持反对意见，认为其将伤害美国生产者。其二，美国国会有超过 20 名议员认为越南国有企业不符合市场经济标准，将伤害美国企业与工人。文章认为，虽然困难重重，但当前越南是重要的外资投资地，在替代中国、推动“印太经济框架”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因此，美国仍应持续推动给予越南市场经济地位。

<https://www.csis.org/analysis/high-time-united-states-graduate-vietnam-its-nonmarket-economy-status>

编译：孙至善

20、卡内基和平研究院：美国对乌克兰的一揽子援助只是短期解决方案

4 月 23 日，美国卡内基和平研究院网站刊登卡内基欧洲研究所客座高级研究员、柏林东欧和国际研究中心（ZOiS）

主任格温多林·萨斯 (Gwendolyn Sasse) 撰写的文章《美国对乌克兰的一揽子援助只是短期解决方案》。文章认为，美国众议院近日批准的乌克兰援助计划是遏制俄罗斯所需的众多步骤之一，西方领导人必须未雨绸缪，及时向公众传递关于乌克兰危机的信息。一方面，乌克兰援助计划获得顺利批准有力鼓舞乌克兰士兵士气，既有效补充了欧洲援助的短缺，又被视为西方回归的证据；另一方面，美对乌军事援助仍然存在美国总统大选、民粹主义和两极分化政治等因素的不确定性。乌克兰目前应将注意力集中在好消息上，但西方需要更有战略眼光地进行前瞻性思考，尽量避免在每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出现悬念。面对美欧即将到来的选举，关键在于西方领导人能否利用选举周期并传达信息，让公众重新认识乌克兰的日常现实、利害关系以及乌克兰在未来数月需要何种军事和财政援助，表明乌克兰危机与欧洲、跨大西洋和美国的安全直接相关。

<https://carnegieeurope.eu/strategiceurope/92282>

编译：宋琳琳

21、《金融时报》：欧洲和美国右翼还未结束

4月22日，《金融时报》刊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美国与

欧洲中心高级研究员康斯坦泽·什泰泽姆勒（Constanze Stelzenmüller）撰写的文章《别放松，欧洲——美国右翼还没结束》。文章认为，尽管美国国会近期通过 610 亿美元的乌克兰援助法案，欧洲对此事态应保持审慎态度，这并不代表共和党内部分理智与跨大西洋关系常态化的回归，而是一种异常现象。面对特朗普再度当选的风险，欧洲已采取两种应对策略：一方面，强化责任分担，提升欧洲大陆防务投入；另一方面，深化双边关系，凭借对美国具有战略价值的军事设施，吸引特朗普阵营中秉持交易主义理念的力量。然而，共和党内有一股民族主义保守派势力，该派别追求非自由民主理念，试图将美国宪法秩序改造成类似匈牙利的模式。此类意识形态主义者对欧洲持否定态度，尤其反感欧洲的超国家架构，却意图与欧洲极右势力联手，旨在重塑欧盟。文章认为，这些极端保守势力在美国共和党内的影响力可能因援助投票失利而暂时受挫，但其与欧洲极右翼政党间的联系、共同的文化战争观念以及在美国政坛的世代交替和跨党派联盟动态，值得欧洲密切关注。尽管其在 11 月美国大选中的胜算未知，但其作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反对力量已然显现。

<https://www.ft.com/content/a9e85226-0946-4b09-b755-6b44d885c677>

编译：盛邵萱子

编译：孙至善、盛邵萱子、杨奕萌、王昕怡、叶如静、宋琳琳、叶丽娜·叶尔兰、刘嘉滨、赵英慧、周正、曾星月、陈芳芳、陆逸沛、高隆绪、张成昊、侯乐轩、林景怡、张叶蕾、李达镐、常家碧、周富琪

审核：贺刚、申青青、张丁、郑乐锋、苗争鸣、周武华